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六

明 李清 撰

南史十六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嗣孫君嗣

之

檀道濟 兄韶 韶弟祗 韶孫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舟下見

二白龍挾舟既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宋武克京城

時有晉帝在上故未即位以前止稱宋武凡書帝者皆改之無二尊也

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宋武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宋武宋武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

宋武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

續異記曰穆之先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惡之時武

帝為鎮軍將軍遣人迎之共定大業

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委以

腹心之任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

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

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

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以平桓玄

功封西華縣子及揚州刺史王謐卒宋武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宋武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宋武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宋武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宋武言沈語不可從宋武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

宋書載穆之言曰公興復皇祚功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

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楊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

宋書云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成危難令以疑畏連上句便不成語

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

人宋武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宋武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宋武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云聽明皆由穆之又愛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為視聽故朝野同異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宋武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宋武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

公小復留意宋武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宋武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宋武西討劉毅

冊府元龜曰王智有高名高祖甚重之與穆之謀襲

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謂帝曰伐國重事何使王
智知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
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
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猶豫不能發屏
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謂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
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
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

得也宋武還長民遇害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以
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
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宋武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
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内
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
百端内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
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

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宋武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宋武在長安本欲頃駕關中經畧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嘗決於穆之者並悉向北諮穆

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羕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宋武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勲執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恊佐義始内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野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

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恩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於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謂宜加贈正司

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
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寄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工英
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
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
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穆之

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見辱不恥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殽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稽顙致謝穆之曰不匿怨無所致憂及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元嘉二十五年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

宋書載文帝詔曰穆之秉德佐命元勲克茂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特致祭以申永懐

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内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否歆之因敩孫皓歌荅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

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
嘗詣孟靈休靈休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
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
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
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
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
廟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氏別居楊死
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髮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

泥洹舉送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移之中子式之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雖竊數百萬錢何有況不竊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

宋書曰璣深有情欵家内婦女間事言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

邁以璣與之欵盡濬所言容事悉以語璣璣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璣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所隱卿於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

宋書曰璣刺史益州元凶弒立以為青州刺史璣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荆州孝建初為御史中

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為逆瑀陳其不可言甚

切至後遷御史中丞

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廕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

曰騏驥羅於覊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長居户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業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

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

居劉安衆處

宋書劉作留

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

聞偃亡歡躍叫呼亦卒諡曰剛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

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

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

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

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讖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帝御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寳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齊書又載其言曰葢聞聽絶於聰非㺯响所達神蔽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瞍之目　此數語亦涉譏議故存之餘不盡録

有以祥連珠啓帝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帝别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萬里思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

時與諸兒戲前渚忽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
之獨不同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妻以女兄
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慼不歡
晏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累遷建康
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
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
遣秀之修復雍部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
史加都督漢川時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

悉以絹為償秀之限令用錢民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
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
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弑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
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俸祿
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
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士
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以身率下遠
近悅之南譙王義宣據荆州叛徵兵秀之秀之即日斬

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廳事上宴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遥擲此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還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言若遇赦但止徙謂使與悠悠殺人者無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

敕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帝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史糾曰南北史紀事有體綱羅散逸功在諸書上若父子相承祖孫並擊此供觀覽最為簡直而深覈史裁有乖體製張湯在酷吏科安世不應同傳祖約居

叛逆例士稚仍自孤行黑白混登不無遺恨但推其原本叅亦有故晉世賈弼以氏族名家唐代李素因肉譜騰號此學熾興緣以修史終然翳奪矣

徐羡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父祚之上虞令羡之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同府深相親結及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宋武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羡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羡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

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當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

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量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
推服或謂有宰相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
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
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
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
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
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

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天位乃先廢義真害之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内屋敗應修理悉移家入宅聚將士於府内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尋弑廢帝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

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酖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皭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年六十三

宋書曰子喬之尚高祖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與弟乞奴從誅

羨之初不應召帝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

及死對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相貴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當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寓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但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

美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景平初以羡之知權頗豫
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
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羡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
宋書載亮言曰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

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
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
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
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
待克當即授荆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字
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
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請封
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神馳

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
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為黃門
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
身居嫡長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
晦使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帝甚
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
襖等皆是敬皇后手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主曰後世
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主主即日入宮及見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示帝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帝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

每出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乃無忌子臨汝公孟靈休乃昶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秘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主憂不拜遇釁復授前職

宋書曰湛之表啟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受然後就命因辭常侍許之

二十二年范曅等謀反湛之始與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曅等欵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闗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帝不許湛之詣闕下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慇懃異意頗形言旨

宋書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懃容異意隨形言旨數語意辭明顯南史改為慇懃異

意頗形言旨殊晦而不暢

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若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僂僂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駑

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黠雖嬰伏劒爲易而靦然視息
忍此餘生誠以負戾灰滅貽恥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
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帝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
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
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
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
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
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

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部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為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誅殷

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
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
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帝每疾湛之輒侍
醫藥二凶巫蠱事發帝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
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
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帝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
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
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

之旦其夕帝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諡忠烈子聿之為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顧有子自投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於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韎為治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

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
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
昇明中為齊高驃騎從事中郎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
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
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
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
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行狀

也在郡有能名儉辛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離宮應有邁靈邱靈邱山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帝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告孝嗣孝嗣奉旨

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

鬱林既弒明帝須太后令孝嗣出於袖奏之帝大悦時

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慧以廢立功

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

爵為公給班劒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

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

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

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卧

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

齊書載表曰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澁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康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布遠資餉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嘆臣欲刺史職二千石

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原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田雖晚才事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

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詔重申開府之

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

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懐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之懼無敢至者唯會稽

魏温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邱敞筮之當傳幾世敞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劒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於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為梁湘東王繹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

便醉而閉門晝日酣歌每遇歡諺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府中諺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猶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才頗輕豔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宋武陳不樂出宋武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

恊所望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紀室宋國初建除侍中
加中書令從還壽陽宋武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
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分已移我首唱大義興
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
曉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及
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
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亮暫宜還都宋武
至都即徵宋武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府事封建

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劒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帝將

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旣問義眞及少帝甍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羡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為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羡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

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帝遣使詔之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之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宋書載論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因斯以談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

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莫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儉而傲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

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泰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氷炭滌於胸心巖墻施於四體夫然故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抗心希古絶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行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翮鎩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匹厚味於甘酖其懼患也

若無譽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
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
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鑑於崔慶
張臨卮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
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
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
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也況乎觸害
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卭僰

泛衡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
嗚呼　宋書曰亮二子悝湛逃湛弟都徙建平郡孝
建中並還京師
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
賦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
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
微之美云隆字伯祚亮族兄父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
義熙初年四十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緦服

不得相臨從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黄初妻趙杖殺子載妻王氏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華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

宋書曰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載將父子祖孫

互相残戮

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累轉太常文帝以新

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

宋書載表曰臣聞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極天播地窮高遠測深厚莫當於禮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非夫大賢孰能明此漢興始徵召故老收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

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問難星繫充斥兼兩
摘名列錦煥爛可觀然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
錯國典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
以定皇代盛禮謹率所見五十二事上呈
後致仕拜光禄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
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
以和謹稱宋武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

武帝建武將軍事

宋書曰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敗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甚多

累遷太尉參軍義熙十二年宋武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遣之中原感悅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為琅邪內史宋武受命以佐命功封

永修縣公帝不豫給班劒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道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便熟寢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帝將謀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帝曰道濟從人本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

道濟至之明日帝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帝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於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戮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

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宋書曰軍至東平壽張縣值函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王仲德段宏兩將軍合戰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函奇昌公悉煩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沈慶之等出奇兵擊斬之

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有降魏者具說食盡士卒憂懼莫有固知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

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其像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帝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

朝

劉敬叔異苑曰道濟自潯陽入朝與家分别顧瞻城闕欷歔不已識者知其不南旋也時人為歌曰生人作死别荼毒當奈何

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相召召禍其至矣及至帝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鶴鳥集船悲鳴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書檗太子舍人

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遇害

宋書曰道濟子夷邕演在尋陽又遣使收殺之惟邕子孺被宥世祖時為奉朝請

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

宋書曰彤與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

張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脫幘

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使胡馬至此兄韶有平桓玄功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又從討盧循皆有功封宜陽縣侯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横所

蒞無政績帝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辛孫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摩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

齊書王僧虔傳曰去冬今春頻荷二敕經涉五旬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

遂不苟潤反更曝腮蟬腹飽腸為日已久饑虎能嚇人

遽與肉餓驎不噬誰為落毛

齊書曰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

果為史偃所奪

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無後物尚書同堂姊

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伯為江州

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亦不

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

齊書曰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

勲異續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為安成郡丞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陰雨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為領軍

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顧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瘵
其年卒於廣陵謚曰威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
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於平道以建武永平
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豈
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
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己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
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處

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

宋書曰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歷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然哉

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録用故得志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

韶祇克傳肖嗣其木鴈之間乎

南北史合注卷十六